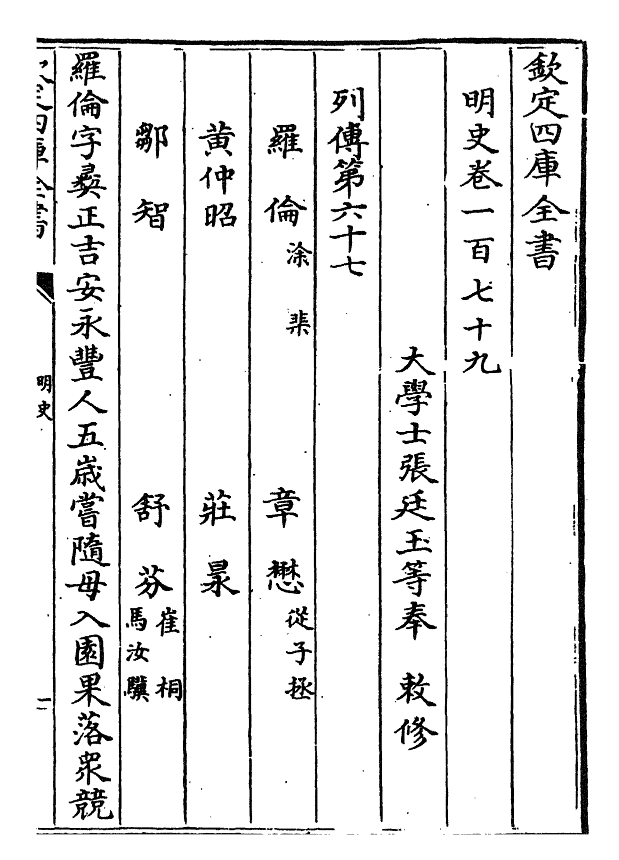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六十七

羅倫 涂棐　章懋 從子拯

黄仲昭　莊㫤

鄒智　舒芬 崔桐 馬汝驥

羅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

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為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蹃大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

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
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
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
以為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
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為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為
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
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

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禄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士大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

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

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

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朝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

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為人剛正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

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為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諡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方倫為提舉時御史豐城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為棐所按許棐自解賜從中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棐亦復官棐夭

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輙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為定制況批荅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

詞進奉懋與同官黄仲昭檢討莊㫤疏諫曰頃諭臣等
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懐或以兩
宫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抵在乎養
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
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
下宵旰焦勞兩宫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
思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
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

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烟火細故不足為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烟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並杖之闕下左遷其官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

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講學為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一而已四方學大夫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孝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

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為之而虚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涖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為得師監生尤越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為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

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為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為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

少子接後以廕為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學登弘治十五年進士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濬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

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昶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為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為地仲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

司敎趣比至恕迓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孔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歿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戶部侍郎

莊㫤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黄仲昭疏諫内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

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杲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杲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杲也弘治七年有薦杲者奉詔起用杲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

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為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

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
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
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
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
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
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
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
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

黜之知吕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為竦孰為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為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

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

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内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方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竒技滛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豈髙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

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
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
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
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
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
人進士李文祥亦並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
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奬政多所更智喜以為
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

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嚚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為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

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闕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宏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昪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

董宋臣相表裏而宗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

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獘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㸃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茍且顧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歴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

矣鼐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概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為憂與鼐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事具湯鼐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吳廷舉為順德

知縣殮而歸其喪天啓初追謚忠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鳫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徳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内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䘮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衮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

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

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

北再廵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廵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禄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

屢以陛下為奕棋以華除年間為故事特左右寵倖知
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
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
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
上沾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
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
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
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

者懼得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裏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
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
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
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
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璁桂萼方獻夫
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
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

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丰神玉粒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為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歷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歷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

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叅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輙按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為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

復編修尋録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録進修撰歴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己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應軫等自有傳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為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

復為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
國家設官意不為彰君之過鄒智指列賢奸矯拂媮末
舒芬危言聳切有袁盎攬轡之風況夫清修峻節行無
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章懋傳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　臣方煒按是時與毛弘同論救者為御史陳見明實錄謹識

章懋傳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　臣方煒按懋在南監時有學政時政等宿弊二疏皆不報見獻徵錄傳未載謹附識

章懋傳懋為學恪守先儒訓　臣方煒按懋與羅倫謝鐸莊昶陳獻章為一時同志倫嘗立鄉約過嚴懋輒移書責之見獻徵録謹附識

章懋傳從子拯附　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詔下獄　臣方煒按拯以決囚不覆於瑾瑾怒誣以復命遲慢遂有是謫見雷禮列卿記謹識

章懋傳從子拯附　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　臣方煒冒以副都御史撫鄖陽有賑饑弭盜諸政務寧河變改

總理議疏支流築長堤乃濬曹沛自無圩阻與當事者議弗合見獻徵録傳未載謹附考

黄仲昭傳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

臣方煒按成化十四年命給事林榮與乾亨往册滿剌加嗣王還抵洋嶼遭風溺海各廕一子入監弼後遂罷封使見識大録謹附識

莊杲傳弘治七年有薦杲者奉詔起用 臣方煒按是時薦杲者為都督府經歷周廣榮先是冢宰王恕司

敃張瑄侍郎朱德諸薦疏皆出部檄至是奉特旨杲乃起見湛若水所撰墓志謹識

莊杲傳乃復以爲行人副司　臣方煒按杲之起也謁吏部不拜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疑其倨杲曰弟求不失已官外物耳見獻徵録謹附識

鄒智傳鄒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

行之　臣方煒按是時僞亦累疏劾安直等乃相繼罷見明實録謹附識

鄒智傳𤅢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臣方煒按是時當事者坐智及僞槩妖言惑衆論死刑部彭韶辭疾不判案乃獲免獻徵録謹識

舒芬傳遂乞歸養不許　臣方煒按是時江西大水決圩漂舍芬遂疏陳以身係獨子乞歸養見孫琛所撰行狀謹識

舒芬傳世宗即位召復故官　臣方煒按正德十五年八月芬由謫所以外艱歸至嘉靖二年服闋乃應詔復官見獻徵録謹識

舒芬傳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収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　臣方煒按是時免命婦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淛交疏諫上以其妄言恩離間并逮治見實録謹附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

御史臣李暘棫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一百八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六十八

張寧　王徽王淵等

毛弘　丘弘

李森　魏元康永韶等

強珍　王瑞張稷

李俊　汪奎 從子舜民 崔陞等

湯鼐 吉人 劉槩 董傑　姜綰 余濬等

姜洪 歐陽旦 暢亨　曹璘

彭程　龐泮 呂獻

葉紳　胡獻 武衢等

張弘至　屈伸

王獻臣 吳一貫 余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

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司衛所缺官而悉汰其餘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覩天顔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

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摩琳衛讐殺詔寧同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拓之射鴈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中官覃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請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寧言無益徒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牛玉事

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寖與內閣忤
會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貼黃與岳正並舉
得旨會舉多私皆予外任寧出為汀州知府以簡靜為
治期年善政具舉寧才高負志節善章奏聲稱籍甚英
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垣不為大臣所喜既出守
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
復召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
詔旌為雙節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寛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王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其秋帝入萬妃譖廢呉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宫謫之南京徽復

與淵等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内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為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并罷賢等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

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已恩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餽獻珍奇伊優取媚即

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與其交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為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檄得

貴州普安淵茂州寬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奏畚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始有舉於鄉者鄰土官隴暢及白千户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録徽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為刻急緩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㤆軟為通為文以典雅為膚淺怪異為古健其論治嘗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弘治初吏部尚書

王恕薦起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章見文苑傳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抗直終順天府治中朱寬莆田人李翔大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寬為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寬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

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礮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雨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餘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為言皆嘉納帝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録用弘請斷自踐阼而後名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慈懿太后崩詔别葬弘偕魏元等䟽諫未得請次日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

争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
恩乎何爲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在垣
中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宁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弘
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
欽天監正谷濱受賍當除名命輸贖貶秩正一真人張
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争終不聽三遷至都
給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數陳

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税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扎實巴勒求静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百家產也豈可徇一人私情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為令扎實巴勒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

雖謁祖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都人傚傚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減價以糶

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弘與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弘云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負氣敢言憲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斂徵求為民害者吏部尚書王翱請從其言帝為下詔禁止頃之言近有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

奕彈琴醫卜技能而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祿日費是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毋令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皆報可御史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産率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絶權貴請乞陛下亦旣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强武

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為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振帝並從之時帝未有儲嗣而萬貴妃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等章為言帝心慍森已再遷

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為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横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將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爭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其年九月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

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袵席之微謫見元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

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徹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懸之辰輒重糜貲財廣建齋醮西僧札實巴勒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棧輿導用金吾仗搢紳避道奉養過於親

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除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蠧國用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令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屛絕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為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為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

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為不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屢遷都給事中出為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寶賂元怒叱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輔劾尚書馬昂擲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鄭已等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八事大旨與元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當永韶等復

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佘志等十二人罪為志所許俱下詔獄永韶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名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為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侯多隱諱甚者以災為祥陜西大饑永韶言令春星變當有大祲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悅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坐歷多訛字落職歸胡深定遠衛人天順末進士既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

陳宏鄭已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
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
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
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
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
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辭攻而詆夔甚力帝怒
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
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

復其官未幾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丞稍遷鬱林知州卒鄭己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請蠲邊地逋賦分别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己欲按其罪語洩為所劾戍宣府己性矜傲時論不甚惜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為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宗時官四川參議卒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巠縣知縣請減

額賦民德之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啟釁召敵敵至務為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衞人珍發其狀全等俱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

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擄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緱謙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

瑞無懼色十五年䟽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盗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乃為請留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即命吏部禁之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由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評覈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舉劾謬者請連坐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

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内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寶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

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

閭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

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

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

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淩中等四人秩奪

黄謙錢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

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等猶用事瑞等復奏劾之不從瑞

居諫垣十餘年遷湖廣右參議謝病歸卒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屢
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為太常寺丞俊偕同
官言孜省本贓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廟百神祀會御史
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遣
戍帝責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
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耽於燕樂羣小亂政屢致災譴至
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
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

怠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令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

於外者悉為召還用事於内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内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内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恊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

而賞一責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

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
陛下内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
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
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
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
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陜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
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
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

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肱股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儻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

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舉朝大悅五月俊出為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中屢官山西參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秀水知縣擢御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

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忝之清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為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鎮守守備内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撤還内外坐營監鎗内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

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勲戚内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賜黄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陜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陜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槩與蠲除給事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兹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陜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振濟消弭他變當是時帝以災變求言奎疏入雖觸帝忌未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

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
為夔州通判討平雲陽劇賊孝宗立量移敘州同知以
薦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振救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
政司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廵撫貴州未浹歲晉
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從子舜民字
從仁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
官將帥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
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衛經歷弘

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為勢要奪者釐而歸之官麗川道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定之母憂歸服除適淮揚大饑以故官奉命振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八千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不應躬莅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

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甫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涖南京都察院道
卒奎性簡靜不茍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
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
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惟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
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
事李旦咎有言陞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尚書
王恕今伊傅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

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内侍罷方書旦陳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盜鬻誥賜外蕃故敕事下綱章吏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旦乃與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同日俱謫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遲之陛軫遂得免崔陛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為彰德庫大使

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遷延安
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
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彭綱清江人與
蘇章周軫秦昇童柷皆成化十一年進士貶永寧知州
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
干人貶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
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李旦
字啓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鎮遠通判未幾卒

盧瑀鄞人成化五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疏謫淮揚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嘗觸帝怒杖之尋遷工科都給事中與昇柷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瑀貶長沙通判終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柷蘭谿人貶興國州同知終袁州知府是時崔陞以請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鼐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忒

夤緣中官進用或依附佞倖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
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為言官劾罷尋夤緣復入遂撫
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
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
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
諸臣以厲風節報聞弘治元年正月彙又劾禮部尚書
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
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

以為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棨蕭敬而薦謫
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鼒
極言不可語侵恕當是時帝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
者爭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鼒意氣尤鋭
其所抨擊閒及海内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
能堪使人陷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鼒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曰夜伺鼒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吉人者長安人成
化末進士爲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

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為廵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璠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廵按則鼐足任之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成槩福對璋又㗫御史陳璧等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則鼐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餽鼐白金

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槩等自相標榜詆毁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戍肅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良以鼐數言

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壽州知州毀境内滛祠幾盡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

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士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

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竊治不
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考績赴都遂遇禍
竟卒於戍所鼐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董傑涇縣
人成化末進士鼐之論暑月輟講也傑方謁選亦抗疏
爭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
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為民所懷
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都
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為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

下獄黜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大政毋泛陳細故皆報聞二年二月南京守備中官蔣琮以蘆場事下綰覆按琮囑綰求右已綰疏言琮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適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官侵言官職罪一妬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閘官

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漁國課罪五掖李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既復特遣官覆治以奏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壅後湖田湖為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倅同官繆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栢

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骨時向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鍔實侵湖田詔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為綰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綰及同官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赴京論鞫皆謫為州判官綰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七旋韋萬妙其黨糾賊數萬攻城綰堅守檄民兵夾擊破走之柬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

為江右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綰獻策總督潘蕃令與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思恩平綰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綰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余濬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因薦王恕堪内閣馬文升彭韶張悅阮勤黄孔昭堪吏部後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

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謫雲南多羅驛丞歷官瓊州知府入覲時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孫紘字文晃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傭書市肉以養母既通籍終身不食肉劉遜安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州岷王不檢下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禄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

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缺軍儲被逮已而釋之再坐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與巡撫韓重持弗予至是瑾悉予之部議補遜瓊州副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金章等無他表見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單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願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

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内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黄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黄仲昭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悦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寧内官懷恩並放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辭幾萬言帝

嘉納之為所斥者憾不置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猺獞侵擾古田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參政土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為亂洪乘間翦滅歷山東左參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洪性廉

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啟初追謚莊介歐陽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請罷温處銀課兩廣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慶因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

僉事鄒澇澇亦訐亨慶等搆之逮亨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選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經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别率宫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還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項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宫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

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龔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勳臣誰不解體宜亟為革罷疏奏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現雷聲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内園災狂夫叫閽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為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曌衰視政令每遘

節序輒漸御黄衮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為日有幾宜但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今此曹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内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内官亦且假儒術以文奸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已出按廣東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

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

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為盜事發則投戚里奄豎為窟

穴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輒得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祿

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

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

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

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

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禄姑為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為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禄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禄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是時巡按陝西御史嵩縣李興亦坐酷刑繫

獄及朝審上興及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殺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為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賓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為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

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
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
矣止遺一孫女罄産不足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為流涕
龎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
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九年
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
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

遜所坐微而王奏寧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御史張淳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儲巏亦諫滽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黄縁入司禮監泮等言鼎狂直宜容鵬等得罪先朝俾參機密害非小會御史黄山張泰等亦以為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内廷

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宋儒黃榦宅為僧菴泮改為書院以祀榦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呂獻浙江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為地為獻所發有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吏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出閣紳請擇講官敎諭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獻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未言去大奸則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擬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

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祷輩稱廣爲教主真人廣即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罷六假果户爲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罷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産罷八内兩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兩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帝曰姑置之踰數月廣竟得罪飲酖死紳又極陳大臣恩廕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寶少卿卒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為吏部尚書王越
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
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
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
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
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
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

官顧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顧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即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内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為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

知令日言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
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
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於朝遷南都察院經
歷武宗即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
卒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以御史謫雲南通海
主簿終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其事
蹟無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進士為吏科給事中華

廻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劾易等皆廻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詔獄昂珪請罪皆得俸比廻獄成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為言始令復職當弘治時言官以忤内臣得罪者又有任儀車梁任儀閬中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為御史弘治三年秋詔修齋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於寺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並儀下吏出為中部知縣終山西参政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

士為御史十五年條奏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
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
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
霆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
史交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
克終八事初泌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

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内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

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市
塵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
失機論死久繫弘至請速正典刑親王之藩者所次舍
率營席殿並從官幕次俱飾絨毯錦帛因弘至言多減
省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覈騰驤四衛虛冒弊以太
監甯瑾言而止弘至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為言乃卒覈
之武宗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
母憂歸卒

屈伸字引之任邱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弘治九年詔度僧禮部爭不得伸極陳三不可不納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寇犯大同游擊王杲匿敗績狀伸率同官發之並劾罷總兵官王璽等屢遷兵科都給事中泰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

賞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懷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為罪今日歸俘反以為功誨以為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果遣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僨事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瑤等以揵聞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太監苗逵成國公朱暉等擣巢獲三級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旣而斬獲十二級先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暉逮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寘重典帝不聽雲南有鎮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爭

乃命止帶俸中旨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仲力爭不聽鎮守河南中官劉琅乞皁隸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書僅十二人仲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陳乞祖制遂壞仲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未及遷而卒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請亟止諸將姚信陳廣閉營避寇及馬昇王杲秦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延綏旱傷

逋賦以寛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遊山為東廠緝事者所發並言其擅委軍政官徼下詔獄罪當輸贖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衆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梅稜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鼐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為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

事獻臣即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内閣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

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逺不可悉逮帝曰此大
獄逮千人何恤茍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
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
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
明州知州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使照磨茂父子
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遷永嘉知縣吳
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
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强幹聞擢大理右

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別請二萬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徳初遷江西副使討華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焉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雲南副使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云滿倉兒事具孫磐傳

贊曰御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

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時門户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効摶噬於權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

明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王徽傳其秋帝入萬妃譖廢吴后　臣黄壽齡按明憲宗實録吴后於七月立八月廢傳云其冬未合擬改秋字謹識

魏元傳孝宗時官四川叅議卒　臣黄壽齡按董旲於孝宗時因劉大夏等言起官四川叅議傳先書其卒而後及其官文義未順謹移改

葉紳傳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説　臣黄壽齡按寄壇煖疏四字文義費解考明實録載紳原疏亦與傳同而廣本傳及他書皆未記此事或當時建壇設醮廣等别為太子立壇因創此名幷倣道流建齋拜疏之例立為煖疏之稱以覬賞耳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六十九

徐溥 邱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為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劉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為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

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

詔八年太皇太后名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

為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

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

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

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

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

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

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令使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説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令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顧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

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曰八年後視朝漸晏溥
等屢以為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
上疏極論曰舊制内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
常面名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
得一望天顔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
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
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
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唐憲宗信栁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
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
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
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
自古姧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唐臣李絳
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
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
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

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盡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為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

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喬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為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盖殿大學士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

誤輒為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

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為復其徭役

卲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

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録示總兵官趙輔廵撫都御史韓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録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

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刋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内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内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虚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

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獘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

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

英宗實録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廵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户讀書人以木强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録起之憂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

官受知於孝宗既即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為首輔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獘未革伏願奮發勵精

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帝方嘉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葬祠額健等力諫侍寢祠額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頻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瑢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於獄二人力救得釋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勑別京營諸將帝名健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名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為言

領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禄歳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内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餼廩歳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陜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為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

獻其試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齋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

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為真人皆以健等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邊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逵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

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户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每進

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賛為多未

幾帝疾大漸名健等入乾清宮帝疾力起坐自敘即位

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

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為

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

等釐諸獘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

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

羅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沮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為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内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縻廩禄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内承運庫累

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禄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

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為近習所撓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徵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令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

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奸回如骨月日復
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求恐當不遠臣等受如先帝叨
任腹心逦者旨從中下畧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
似此之數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為阿順則罔上
悞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
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
為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即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
夕改迄無寧日旨官厰府傚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

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若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

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

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
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
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宫禁今聖學久曠正
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
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鄉等言是朕
當行之建等乃録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朝
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宫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
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内侍進獻飲膳疏入報

聞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

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䟦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閹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為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

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竝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

剛正疾邪慨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為然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逆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勅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為首又二年削籍為民追奪誥命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

帝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彦博為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䘏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罷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謁不交一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為芳所擠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

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孫望之進士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為講官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

講數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還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寛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尚書倪岳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

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隷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乗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蠧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宗嗣位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

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内閣亦憾遷嘗舉王鏊吴寛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為民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

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為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為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即位遣使存問起迪參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

問六年大學士費宏翬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
翬遷帝乃遣行人齎手勑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
道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
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遷愈
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
藥飼光禄致酒饌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辭
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迪仕至廣
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

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名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名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宫講官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

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内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横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户口消耗軍伍空虚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

畿巳至於此北地呰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親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

大非細故吏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驚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

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名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務

摧抑搢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

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已上日

夕搆于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

筆畫小疵除謄録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

屬芳與張綵為解乃已瑾凶暴日甚無所不訕侮於東

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為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

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

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

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璠等謫戍奎或釋為民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寛恤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户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並鄰里及為之囊橐者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

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業皆可追論也乃免劉
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
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
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
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為一王
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
自強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
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

食正一品祿四年五月孝宗實錄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之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逼出謄黃逼令落藁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

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寘鐇平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為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

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厰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户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為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内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廪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

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板篇翰流播四方獎成後進推挽才彦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搢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户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

然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為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官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反覆規切帝為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

大臣請選正人為宮僚鳌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畧言昨和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和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比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名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

罰有功必賞專諸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為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遥為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名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

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

令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瑢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鏊爭曰一清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鏊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婞阿瑾橫彌甚禍流搢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

四年逹臣交薦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
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
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
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
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
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
弘正間文體為一變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遷侍講直經筵尋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宮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遊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傅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倖尤切帝謂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為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為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

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綵所暱也秩滿皆署下考疾吏胥詭名寄籍督諸曹核汰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然是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誥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永魏彬輩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無所顧永嘗遺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郤其餽由是與永輩左前後乞休疏七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為中官所掎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世宗即位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褒其忠

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謚文肅

贊曰徐溥以寛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閹豎亂政秉義固諍志雖不就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庶乎以道事君者歟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頼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為高遠蹈為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劉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

誠明去就之節烏能委蛇俛仰以為容悅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卭濬傳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　臣黄壽齡按焦竑獻徵録雷禮列卿記並云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賢代上之英宗嘉歎付所司舉行考征猺之役始於天順五年命顔彪為將軍迄於成化元年韓雍破大藤峽濬之奏記係英宗時事或成

化初又宣布之也謹附識

卯濬傳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　臣黄壽齡按春秋飛禽之異惟六鷁退飛及鸜鵒求巢二事耳傳云飛禽者三誤考之列卿記獻徵録諸書皆作二謹據改

李東陽傳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　臣黄壽齡按明李東陽傳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又按明楊一清所作東陽墓誌云辛亥實録成遷太常少卿查辛亥

實弘治四年傳作五年係誤刻觀下文又稱五年可見謹改

李東陽傳五年春久旱下詔卹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

臣黃壽齡按明實録正德五年三月下詔恤刑釋強盜私鹽之運坐及逃軍自首者限三月内免罪於是李東陽等上疏因逃軍而推及王府之逃校因強盜而推及假銀偽印之緣坐俱批答允行至四月命

三法司等會審僅減死二人葢維時冤獄衆多皆瑾所羅織故法司畏而不敢釋也傳未詳叙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

王　恕子承裕　馬文升

劉大夏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

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愬代臣成化元年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為亂擢愬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母憂詔奪喪兩月即起視事愬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破其黨石龍嚴束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遷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服除以原

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求弭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减免旋改南京户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闌入雲南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

能因景遣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絛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紿先行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絕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交阯以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蕃勘上得實置不問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還南京數月遷兵部

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而
錢能歸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
御史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
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
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羡米乃奏以六
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户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
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
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産而光祿槩以給庖

人賊工又中官暴横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羡入織造繒綵及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後論列皆不納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户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桿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

并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為人方峻敬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

帑且數十萬此舛也後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佩
佩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
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
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
厭苦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恕
先加太子太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
恕宮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爲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

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虚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至予杖謫思南推官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鼒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陜西缺廵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

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嘗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

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即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

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吉所𨿅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强珍陳壽邱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輙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

進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為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壽寧伯張巒請勲號誥券

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
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
可許通政經歷高祿巒妹壻也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
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
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請選上考者不納文華殿中書
舍人杜昌等夤緣遷秩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恕皆力
爭寢之是時劉吉已罷而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
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與恕同為太子太保恕長六卿

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悅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為恕所沮銜恕甚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聞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自為奏章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訐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以奏出濬指抗言臣

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
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
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
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濬恕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恕
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再疏
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月廩歲隸亦
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
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為恕歇歷中

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茲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辛年九十三平居食啖無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

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詩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恕官吏部令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當舉弘治六年進士恕致政承裕即告歸侍養起授兵科給事中出理山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屢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嘉靖六年累官南京戶部尚書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

餘兩帝手書清平正直褒之在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康僖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瓌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歴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為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録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

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即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博勒呼們都埒伽嘉色凌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德埒蘇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為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璁報功廷臣勘奏不實

坐停俸三月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踴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嗛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内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悦欲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絶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

無不聽撫者又請前先額森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得直懽日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宴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

重慶衛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至尚書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皷舞𦂳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是年冬召為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調南京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鎮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

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耤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即斥去御史徐瑁賀霖失彖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明年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内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

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為請密為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西北别部伊綿喀蘭其長曰額埒蘇王曰孟克王曰額哩音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為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土魯番既襲執善巴而令伊蘭據守哈密僭稱

汗侵沙州迫脅罕東諸部附己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
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
番情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
兵三千為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
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
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團
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中
官甯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納陝

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和碩方跳梁而海内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陜西織造内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内臣立召還文升為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即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

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災文升請命所司振䘏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令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

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與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陜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内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爲耆碩帝亦推心

任之自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吏部尚書屠滽罷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為然乃命倪岳代滽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絶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帝以將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

諭以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為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為吏部年且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吏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

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爲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傅謚端肅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

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雖遭讒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子璁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卒復踰年大盜趙燧等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爕焦芳家束草若芳像裂之嘉靖初加贈文升左柱國太師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

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

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為大
夏所笞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
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
政績聞聞父訃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還廣東右布
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敘檄
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
江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
等以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黃陵岡浚賈魯

河復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起胙
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
秋鎮曰安平鎮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召
為左副都御史歷戸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
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
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
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
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

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擕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為清吏治捐供億禁内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為之衰止十五年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南

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
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
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
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
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
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
請幼匠厨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
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停罷光

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羣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邉軍困敝邉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歛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

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為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逵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

逵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得婦穉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令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强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

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為竟怏怏病死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洛

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

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賚金弊上尊歲時不絶未幾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項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

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
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
夤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等再三爭皆不聽正德元
年春又言鎭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陜西劉雲
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言不見
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
歸給廩隸如制給事中王翊張襘請留之吏部亦請如
翊襘言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

倖多所裁抑嘗請嚴覈勇士為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擊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且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為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

絶餽問儒學十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官時不為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請復廩隸録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贊曰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

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藴致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迹其居心行已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歴事累朝㝷有眉壽朝野屬望名重遠方詩頌老成書稱黄髪三臣者近之矣恕昧遠名之戒以作傳見疎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豎秉權耆舊擯斥進退之際所係詎不重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王恕傳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内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疏不懌懌　臣黄壽齡按倖傳僧繼曉曰誘帝為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費國帑十萬員外郎林俊斬繼曉而以謝天下幾得重譴俊之下獄以此謹

附考

馬文升傳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　臣黄壽按齡文升所陳十五事有簡風憲重刑獄禁撫拾嚴考覈申命令廣儲蓄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諸條見明實録謹附考

馬文升傳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　臣黄壽齡按是時文升以汰冗員育人材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共十事具奏見王世貞所撰傳謹附考